汪子中詮

汪子中詮卷五　萬曆甲寅乙卯集

記禮者截孝德孝行詳見於諸篇言孝別立爲經而不入記豈未不敢他屬耶抑漢世以孝弟孝廉取士儒者特鄭重之耶然大學中庸具備天德王道綱兩兆列記中至程子始表章焉乃孝經迄今獨爲逸編經生不以居業科目不以試士謂之何哉誠取而附入禮記使天經地義至德要道下徹於膠庠上徹於宸宁所關世教非小補也好古君子必有能言之者

觀一草一木則知人物之榮悴觀一晝一夜則知宇宙之終始聖人盡己性盡人物之性與天地同其藏顯而不以己私參焉者也

萬物皆備於我匪獨聖人能備之五倫百行人綱人紀雖庸衆人未有能外物而爲我者也反身而誠實完皆備之理則爲聖强恕而行求盡皆備之理則爲賢常知反知强精研於倫行者謂之著察不知反知强貿貿於倫行者謂之不著察

心之官則思思曰睿睿作聖故稱大也子靜以先立其大爲法門乃動稱不思而得不慮而知則所謂

立大旨亦徒執提綱撮要之語以髙視誦讀躬行者乎後學欲與作聖若何立大若何遁微烏可不深思而精詣也

立千古志竪千古品格毋以與豪傑枉過開千古眼覽千古人物毋爲假英雄瞞過孜千古學術求千古正印毋爲淫遁詞混過承千古道脉詣千古治平毋以聖賢事讓過

史稱羲黃至三代或以木德王或以火德王此袞周以後逕氣讖緯之說非知道之言也五行在天曰木火金水土五德在人曰仁義禮智信天不能獨

任一行以生萬物聖人不能獨任一德以治天下覆載無私俾宇宙共歸涵育仁也高下洪纖區別之各得其序禮也刑止辟武止戈神武不殺而天下服義也濬哲內歛而謀慮洞照萬形智也中心懇惻純一政如四時令如金石信也五行一行也五德一德也參和而不偏時出而不窮故能治配天地紹唐虞之正統綏太平於萬代也

玄德升聞帝女釐降虞書與孟子合確乎可信矣潙汭去平陽非遠安知不先尚見而後來頻乎歷山于田舜未嘗一日離父母側釐降有命朝野共聞

豈朝夕承顏能無一言稟令乎迹婣帝室恒情所喜預料親之不喜而不以告非孝也婦帝女而子帝錫於父母尊矣牛羊倉廩養備矣尚欲殺焉非情也完廩浚井臣庶可代役也焚且掩何詭秘而臣庶不及知也二嫂治棲象獨非唐民也此皆齊東野語之類若後世稗官小說出於戲談雜紀不可盡信也

人心常檢攝則乖戾自融一縱肆則荊棘滿目惟敬則和惟敬則順敬之至和之至也不得親不可爲人不順親不可爲子蓋從其性懇切處萋萋翼翼

無一息敢怠無所不敬則無所不和推之事天事君治民治事皆是物也故天地動焉神明格焉萬化熙焉萬類阜焉九韶儀鳳兩階格苗豈直笙鏞琴瑟干戚羽旄之盡善美哉是謂太和保合與天同體

君子有終身之憂憂在心性也樂以忘憂樂在心性憂者境遇也惟常有心性之憂故常得心性之樂此憂一釋則仁禮有續斷愛敬有勤弛一遇橫逆且得以動吾忿疾而撓其天和奚樂之有焉

人有可怒而以疾言遽色相加理有當辯而以浮氣

嚴辭相詆皆涵養未密故也旋覺之已自心愧其
能使人心服者鮮矣
儼若思者有德之容也安定辭者有德之言也容不
莊辭不愼皆此心不敬爲之謂詭戾嫚傲無礙性
體可乎脩身者脩其精神志意無妄念之萌也脩
其貌言視聽無邪僻之干也此身純然天理與天
地相似宇宙民物已在吾甄陶矣範圍曲成已握
於方寸矣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大道無方有方道之局也至德不器可器非德之弘
也達巷黨人大孔子而惜其無所成名惟大故無

執也故無名也有執有名其細甚矣故曰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射御雖可成名止於藝耳凡有所執以成名皆射御類耳聖人詞婉而旨微使知有執之非大也有名之不可語大也

聖道不行於中國則已矣欲居九夷豈聖人亦有憤世之思耶夷方風氣未開太樸猶存得聖人者爲之君師啓其顓蒙牖其真性德禮之化可與起也視中國淫侈相靡詭詐相傾囂凌逼奪不可復救者何如故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其陋也正其易與化誨也

聖人君天下以政導德齊禮而已師天下以敎脩德由禮而已德者禮之本眞禮者德之儀則脩德而不繼於禮玄寂之守也由禮而不本於德繁縟之飾也叔季敎衰言德者歸於玄寂而禮則視爲迂濶不急是以任情安肆風俗日益頹壞今夫鷄鳴盥櫛問衣視膳內則非難循也負劒辟咡正容聽恭少儀非難習也而士紳之家鮮有能行者齊民無所觀法故誶語反唇閱墻操戈靡所不至誠使士紳明禮以敎於家鄉之人未必無感化者自家而鄉自鄉而邑安見移風易俗之無機也

近世士大夫有膽智沉雄克戡禍亂天下服其材者獨以投足權門揮金如糞功高而身不保有節操清嚴一介不取天下信其品者乃以戀情鼎鉉先意逢君身退而名亦辱有鯁直素著屏翰續隆天下信其品且服其材者獨以豪邁自負細行不矜譽方盛而毀已隨其後凡若此者皆不學無術之過也借令從事於學稍知畏天畏聖不敢任氣質而行私臆其材節豈不蔚焉與先正比烈哉然沉雄者豪邁者獨氣質爲病瑕瑜猶不相掩若陽以廉潔取世名陰以脂韋要主眷作僞心勞秖見羞

於有道矣

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故無不敬也愛親者不敢暴於人故無不愛也天子致孝則愛敬加於四海卿大夫致孝則愛敬行於民物士庶人致孝則愛敬洽於鄉黨故聖門立教以孝弟爲先儒者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亦惟曰入孝出弟此躬脩實際百行根本自天子至庶人共之本之不務而高談名理以誇玄妙吾不知其可也

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乘權據要挾不貲之功以危其身可謂孝乎孝子不苟訾不苟笑恃材矜辯好譏

議人長短以近於死可謂孝乎若乃事君不忠非孝戰陣無勇非孝則有時致命遂志不失為全歸非偷生保妻子之臣所得藉口也

兄弟之親同氣共體者也有人於此割左臂以益右臂獨左臂痛乎左足榮暢而右足攣痺獨右足弗安乎故休戚必共怨怒不藏亦天性之無所解非待夫矯强也世有聽讒間於妻子競肥瘠於尺寸相尤相賊以傷厥考心其為不仁不孝甚矣

人有同產兄弟而貧富貴賤異者自父視之皆子也未嘗不欲其貧富貴賤之適均也有從兄弟而貧

富貴賤遐異者自高曾祖視之皆孫也亦未嘗不欲其貧富貴賤之適均也顧人生材質不齊分命有限卽高曾祖父而在烏能舉貧富貴賤而盡均之惟士君子常體祖父之欲因其材分而培植焉毋俾失所斯之謂孝若有饑寒困頓莫之軫恤卽歲時謁祀家廟無以見祖考於如在矣

有天地則有夫婦家之正必本於夫婦深哉二南之爲風始也貞靜以事君子勤儉以脩蠶績齊敬以奉蘋蘩慈惠以逮媵妾婦德備矣婦德備而後家道正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不敢以怠心乘於頃刻愼之至也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敢以私心窺人隱密厚之至也

順陰陽之理合二姓之好爲繼嗣也匪以縱慾而宣淫也故情摯貴其有別和勝必節以禮夫婦之道也女子雖無非無儀然關雎鵲巢諸詩孝經內則女誡諸書當預令熟誦以養其性情定其志意若羅綺華麗之服金玉奇衺之飾皆誨淫具也宜屏去務從淡素使常閑於禮度習於中饋織紝無致縱逸非獨君子藉其交警以脩德業即生子亦聰

明壽考此欽家之切務也

孔氏三世出妻而不表其所以豈非去婦令其可嫁乎夫以聖人與居不能化而爲善竟至於出乃知陰躁難馴氣質難變聖人亦無如之何矣後世禮敎不明士大夫或溺情於燕婉或畏譏於薄行縱遇驕妬而甘心含忍以致乏嗣者有焉丈夫以智率人之謂何乃無斷至此也

夫巳發而後禁不若豫禁於未發也年長而後習不若少習之易成也幼子常示毋誑他日脩辭立誠即基於此不求不取他日素絲美節即基於此故

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道明德脩然後出爲世用其敷奏於明廷者卽素習於師友者其博濟於民物者卽預養於身心者是以賢俊並用而天下治後世習句讀習文藝則以師稱是爲詞章師也舉於試舉於官則以師稱是爲利達師也有詞章之師無道德之師有利達之師無脩檢之師士品日卑世風日壞職此之繇矣
平世之民佚樂佚樂則淫侈淫侈則凌奪生故天下遂亂亂世之民憂思憂思則勤儉勤儉則無越志故天

下復乎貞元之往復春生秋肅之相尋天道固如是也惟聖人能先天弗違後天奉時當其平貴治之使勿亂當其亂亟挽之使平是之謂贊化育君子將有爲於世而意不可一世其不能有爲可知也萬古此乾坤萬古此心性上何敢慢其君不足與爲堯舜中何敢薄其士大夫不足與爲臯夔下何敢鄙其民不足與致時雍言之不信道之不行吾忠誠有未至也教化之難與吾身範未能先也以其不可一世者反而求可於身誠其身而天下歸矣

處父子之常孝非難也遇頑嚚而以怨慕致底豫其爲孝難矣處兄弟之常友愛非難也傲如象逆如管蔡而以經權酌情法其爲友愛難矣處君臣之常盡忠非難也值淶亡國如桀紂而以不二心裁去就生死其爲忠難矣惟難乃見聖人之心惟處人所不能處乃見聖人之才後世君子不幸遭人倫之變宜動心忍性於斯精義熟仁於斯愼毋以玉成爲怨懟而遂碩美於前脩也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非聖人之言也友以道義合過失相規貨財相通患難相恤則有之若以死相許

乃戰國節俠所爲聖門寧有此教乎詩稱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而已聶政曰政有母在政身未敢許人迨母亡遂爲友報仇以死此亂世姦人之雄君子所不道也

吾鄉有方布衣者嘗講學躬脩孝友與其弟割產而居弟無賴產盡復割其半與之又盡乃收與同居身率二子及弟力耕餬口而不救於饑寒鄉論題之君子曰甚哉鄭莊之不仁也厚畀其弟而遺之毒若方生可謂仁矣然而未智弟初無賴不能禁產既盡即宜亟收與同耕爨猶可免後日饑寒之

患也再剖再盡無乃篤於愛而疎於計乎觀過知仁於方生見之

爲父者欲其子爲賢聖則陶鑄必有術矣爲子者親見父爲賢聖則箕裘必有志矣義方式穀愛必能勞夏楚加焉詩禮問鯉烏在其不親教也數教在寬何遽至於怒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此中人所不忍道安取下愚狠傲之語而稱之故施之當其可進之顧其安屏玩好誘以詩書去邪砥磨以良朋優而游焉漸漬以入中人皆可化爲賢即下愚可變爲中人也若責善而至於離非寘頑不靈

則諭敎弗丞才桀不才與不才自棄厥咎惟均矣人與人相接君子不能離世而爲身也聲與聲相感不能無言而涉世也性與性相符不能舍道而爲言也在鄉則恂恂呐呐在朝則誾誾侃侃羣居有德業之商求臨民有倫法之訓誥對妻孥無狎談御僕隸無妄語如是則山林朝市無非講學之地衿紳負販無非講學之人矣或者以講學爲諱終日言不離乎是安能諱也即欲以講學爲名終日行不離乎是安用名也

樸朴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故嚴父無敗子

祭主無惰臣世祿之家鮮由禮其閑維弛也數赦之國多橫民其禁罔疎也夫弼教止辟雖聖人不能去刑第不爲申商之刻覈耳誅亂禦暴聖人未嘗諱兵第不爲吳白之慘詐耳若浮慕刑措高譚偃武而使豪斷之民奸壟之吏負固呼澤之雄得肆志而妄行也亂何日之有

脩身而曰格物合萬物爲一身也物格而後身脩通一身於萬物也戒生定定生慧與定靜安慮亦相似第吾以眞明照萬物以盡物完眞明也彼以空明照無物以絕物歸無明也

爲一鄉善士則宜與一鄉之人共爲善矣爲一國善士則宜與一國之人共爲善矣鄉國之人未必皆善非皆可誘掖也未必無不善非可以督責驅也欲與爲善何術乎曰取人爲善而已取人爲善者揚善而隱惡者也揚之彼且內奮有甚於華袞焉隱之彼且內慚有甚於斧鉞焉吾以取而成吾善人因取而觸其善無與之形有與之機無與之迹有與之神將日遷善而不自知此至誠動變之妙用豈聲音笑貌所能致也

丹見人不善哀其愚憫其陷溺惻然欲救之者仁人

之心也寬柔而善導紓徐以俟其化君子之教也若見不善而生忿疾語之不改而遂加擯絕倘其人無地自容甘心以趨莫大之惡君子亦與有責矣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夫委曲以成萬物無一或遺也乃可以語範圍天地之化

國有權臣則危國無重臣則危欲其重而不予之權則不能爲重漸其權而欲予以重勢所重則權所歸且夫權衡樞機同義而異名者也可稱曰衡宰則亦可稱權宰矣可任以樞機則亦可任以權矣作福作威因獨出於天子惟幄贊襄安可不謂之

權乃人主必吝權之名天下士大夫公議共惜權之名致虛肅充位者亦欲避權之名居其實不居其名固難掩天下耳目避其名并避其實人主烏能以神智獨運天下彼煬竈者借叢者乘間竊之太阿旁落而禍亂至矣夫有重臣則懼爲權臣無權臣又懼無重臣無重臣勢必別生亂臣然則何如而可曰重臣不能無權也秉忠竭誠公好惡於天下以奉一人威福則予之以權亦可上不必吝其名下不必避其名也所惡夫權臣者謂權奸權倖之怙權播惡不爲重臣而爲亂臣也

誠無爲幾善惡說者以誠爲太極幾善惡爲分陰陽似然而不必然也陰可以對陽言惡不可以對善言凡言善惡邪正君子小人而分屬陰陽云者皆自人爲旣成之後象其類也若太極初分陰陽猶然至善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陽爲元亨陰爲利貞仁禮爲陽義智爲陰烏有所謂惡哉惡出於陰陽之偏倚駁雜非陰陽之本體陽之偏駁亦爲惡非獨陰爲惡也故陽卦陽爻不必皆吉陰卦陰爻不必皆凶陽剛過中則剛愎之小人也陰柔得中則柔嘉之君子也然則幾分善惡者何太極流行

本無不善私欲汩之而後惡惡未嘗與善並分譬
諸山下出泉本無不清沙泥雜之而後濁濁未嘗
與清並出也
天地之氣翕而必闢闢而必翕翕之極則霜氷凝結
而爲冬闢之極則雷雨滿盈而爲夏鼓萬物者莫
疾乎雷與日暄雨潤同一發育謂雷霆爲天之怒
氣非也其有觸物而折觸人而斃亦適遭奮迅之
氣非天有心殺之夏中暑冬中寒死者不可勝數
豈寒暑亦怒而殺人也然則所殺多不善者何禍
善福淫氣機自召死於雷霆與死於水火兵刃一

也其有火車石斧者何雷自地奮陽氣迸激則爲
火土石裂散形或類斧好事者遂以爲真斧也
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月行常在日下陰不能並陽也
日行黃道月行八道而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每歲
合朔交道者再月在下而掩日法當再食然有食
有不食者或行度小有先後參差不正相值又王
者用賢脩政精明之氣上徹太清則陽盛陰不敢
迫遂不致正值雖當食不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日食百餘蓋唐世
女后鳴晨奄宦嘀憲奸相擅權強藩跋扈陰盛陽

微所自來矣故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如何不臧

三陽既泰雷乃發聲龍蛇起蟄夏秋之交亢旱龍嘘氣爲雲雷電旋遶雨不過數十里雷與龍耶龍與雷耶造化之氣鬱渤震盪以生長萬物則各從其類也

世傳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漲乎南北不知其何所據以理度之水之流行於天地猶血脉周流於人身也升降上下不失其信蓋陰陽之氣消息進退實爲之當日月合朔以陰從陽

陽氣倍長潮之盛陽氣升也日月相望陰與陽抗陰氣倍長潮之盛陰氣升也海以東南爲尾閭氣必自尾閭而上浙潮在朔望揚州潮在初三十八氣以漸至也卯爲四陽之月朔潮更盛酉爲四陰之月望潮更盛揚州二八月亦如之其爲二氣之消息進退斷可識矣非獨海潮凡江河溪澗之水其氣皆隨潮逆上但其形不可見耳是謂天地呼吸是謂山澤通氣猶人身氣血自泥丸至湧泉升降流轉無停機也

曆家推日月食謂每歲日月交度者再常在奎婁角亢

問則日食必在三九月也詩稱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時十月朔日在角亢是矣然自春秋迄於近歲日食以數百計曷嘗必在三九月哉嘗竊思之交度近而食者陰近陽而掩之應多在近交度遠而食者陰自遠逼陽而掩之應多在遠而災更大總之妾婦乘夫奸臣制主夷虜犯華皆其兆也至以所食之宿測事端分郡國禍應蓋亦有合者焉若適逢陰雨遂稱當食不食乃佞臣諱變之說恐變終不可諱也

堯時冬至日在虛昏中星昴至南宋冬至在斗昏中

星壁今冬至日在箕昏中星室後世歲差之法乃
氣運盈縮不得不然非可以私智設也近歲呂中
石氏與門人論曆謂歲功一定不移焉得有差但
古人步戌推歲後世於步戌法有先後差耳夫自
堯至今僅四千年而日躔已移五十餘度藉步戌
術差安得相懸若此況後來益復懸絕若必泥躔
虛爲定將驚蟄可爲長至霜降可爲處暑謬誤甚
矣予年友范介儒謂天開於子其時冬至日躔卯
月躔酉若歲差漸復於卯則天運一周而氣盡矣
予謂六十年而差一度計一千八百年當移一宮

今冬至躔箕去卯幾何天運安得遽盡且通計十二十宮不過壹萬二千六百年天地終始不如是其促也若自卯行十二宮術環十二周如一歲十二月之數則當得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年然視邵子元會運世數又倍之矣竊謂歲盈日縮不能無差猶氣盈朔虛不能無閏此不足以論天地終始邵子觀物宇宙在手言理數者弗能易也

洛爲天地之中揆日影可知已日一晝一夜而周天天雖高其下至於地不過數萬里地雖厚下至沉淵亦不過數萬里東西南北亦復如是洛居其中

如輪之有轂如磑之有樞也西方于闐諸國宋唐二僧已徧歷之北方荒漠以外元世祖遣人往窮其跡越朔國則不能復行天形如倚蓋北極為中自吳越望之稍近北自滇粵望之更北自燕京仰視去天中不遠若至大漠仰視則正中且南移矣然則天地之廣狹固可知也西北多山西北之際雖有海當不甚廣東南多水東南之際其海不可涯涘今海外諸國為中國所知者有數外有不及知者亦島嶼魚鱉之倚也西北諸國為中國所知者有數外有不及知者亦山阿魑魅之屬也若謂

崑崙爲地中分布四州中國爲南贍部州居四之一則荒唐不可信矣

天以蒼蒼爲正色有色斯有質矣謂天爲塊然積氣蒼蒼者何物塊然者誰攝束耶人與禽獸草木皆物也天地亦一巨物也人物之生未有氣不中實而能存其形者亦未有膚革不外固而能完蓄其氣者天地何以異此吾意蒼蒼者必有陽氣凝結如碧周環六合者耶天載水水載地二氣升降充滿於其間耶日月星辰東升西沒歷浴於地中之水耶江河四海氣上騰爲雲雨雲雨復降爲江海

耶是知天地亦有軀殼惟有軀殼故不能無成毀若夫天地之外別有積氣以載此軀殼則非所敢知矣釋氏乃謂此世界外別有世界三千餘區非神遊形氣之外孰能知之邵子曰或有告我此天地萬物外復有天地萬物則吾不能知莊子亦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四遊升降之說至淺陋無理不知何以有述於世果若所云則日月經行終歲不易惟地以四時遊移無定故晝夜有長短也然南陸北陸異行燦然可睹燕京及吳越瞻望北極亘古如一地未嘗或進

而北或却而南確然可知矣

自古含玄守一垂衣裳而治莫盛於羲黄老莊學羲黄而竊其膚理也漢主脩玄默者宗之秉欽恭持兢業亮天工以寧萬邦莫盛於堯舜申商學堯舜而得其塵垢也漢主核名實者近之夫羲黄非樂於無爲也大樸未散治教易行故能恬於心而簡於政至堯舜則九功欲敘百制欲備郎欲襲迹羲黄勢不能矣然四岳咨賢九德分職執體要而徐視成莅必操切督責至流於慘覈哉不競不絿不剛不柔以執中有心法精一有心學也

國之有紀綱猶人之有神氣也神氣精强雖有風寒暑濕之疾不能爲害神氣既喪無病而死者多矣夫所謂紀綱者上有以維約乎下下有以歸繫於上靈爽威命流貫於宮闈朝宁而震疊於薄海遐陬無一人敢奸其成法無一事能逃其洞照是謂國之神氣若夫寵愛溺而貴賤得以相凌宵邪入而奄寺得以竊弄清議消而忠佞得以並競憲度弛而廉墨得以兼容欺蔽行而功罪得以相奪國政日非民生日困其不至於覆亡者幸也然其本係乎君德矣未有主德清明而紀綱不振者也未

有主心荒怠而紀綱不亂者也

自古小人爲國家致禍亂者非其心欲敗人之國也其初未必不欲保治安享榮名也位高益思固寵權重而欲據爲常於是乎阿意宸旒嫡交宦寺讒言者斥比周者肅遂至上下相蒙以釀成不可救之禍嗟乎爲善爲利始分於一念而斯高之與周召懸絕宵壤奈何不清夜思也

一介之士無良朋端友以長善救失猶未免日趨卑下人主深居法宮不與鴻儒莊士接而狎昵婦寺以恣其宴安佚樂之性欲主德清明肅可幾乎夫

婦寺者非必能如宣姜脫珥勃鞮議守有裨益於人主大都阿吉取憐自固其寵利而巳上意所嚮則當先而預逢之多方而曲致之伺隙竊靈乘權罔利雖斂中外之怨而不顧則蹈亡國之覆轍而不恤黨類既成人主拱手受制危言激論無所效其忠雖有經綸棟幹之器無所施其能漢唐宋末造可永鑒矣

夫婦寺之患非獨人主有之宰衡之門亦有婦寺焉嘗觀叔世權臣秉國其奴顏而奉頤指投袂而甘鷹犬者其人可屈指數皆背君而婦不薰腐而寺

者也權臣自營私利不顧國家之患附權臣者又自營私利而不慮權臣之禍究歸於身名俱敗如主兩傷亦足爲嗜利無恥者戒矣

天下有清議有横議淸議明則治横議興則亂然横議者亦自以爲清議是非混淆聽從而折衷之觀其行其人可知也觀其人其言可知也端莊醇恪與回邪險跡者異寛平洞達與刻覈陰賊者異介石守闕與鑽營穴者異其心可藏其言不可掩其言可僞其行不可掩世有狡側小人而竊託於清議之流者不以人廢不以言舉可也

夫玄黃之戰易明朱紫之爭難辯所是未必眞是所非未必眞非是中未必無非非中未必無是葢朱者未必純乎朱也紫者不自以為紫也夫純乎朱猶恐紫奪之刻不純乎朱而欲紫之無亂觀者之無眩不亦難乎士君子不幸遭逢薄世當益虛心下氣盡滌其渣滓求為純朱而可奚紫之能亂與否以俟司國是者夫國是胡從定哉秉公明之鑒樹皇極之軌忠邪旣著則明示章癉賢愚不甚相遠則兼容而並正之俾各化偏陂以歸蕩平紀綱肅朝廷尊而臣下猶比黨相讐者未之有也

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凡枝葉之盛皆起於皇極不明人爭好異而意見橫生也此之說出於此彼之說必出於彼治極堯舜矣則稱遂古之無爲以高之學宗周孔矣則援西竺之空寂以抗之世尚聖智而欲蘧廬仁義世尚忠孝而欲芻狗倫物一事而操縱闔闢異宜也一人而忠佞貪廉異議也盈庭聚喙一國三公其誰適從哉故夫亂天下者豈必決性命饕富貴之人仰好異好勝巳亂天下矣易言太極天德也書言皇極君德也君與天同德故能配天出治唐虞首闢心法唯一中中即極也天

命之性也曰明明德惟精以明此性也曰致中惟
一以養此性也本諸心體諸威儀言動措諸事業
無非真性之流形是謂皇建其有極以身師天下
而百官象焉萬民效焉無有淫朋比德無有匪彝
是謂錫極歸極故帝王所以為學所以治天下總
歸於知性盡性而已

天命有德我章之天討有罪我用之天敘有典我敦
之天秩有禮我庸之吾何以知天之命討天之秩
敘哉知以吾性而已性中有自然好惡天命討也
性中有自然愛敬天秩敘也好惡愛敬有自然中

止天降衷也本性中之真明廓以因聰四目是謂惟精本性中之真誠守以欽恭兢業是謂惟一會萬善歸於一中執一中以運萬化若昊天平水土修六府治三事皆盡性之實功也是謂中和位育

性本自中性本自明惟虛圓不着一物則謂之中中故明也惟虛明能照萬物則謂之明明故中也性之德也天所以爲命人所以爲生也本中者能存養焉則曰致中本明者能廓達焉則曰明明皆知性盡性之宗旨無二學也先格致而後誠正爲中人以下語然知止定靜其幾微矣今格致獨言戒

惟爲中人以上語然好問擇中其功豫矣後世儒者以德性問學分門角勝是聖學矛盾自學庸始也吾弗知之矣

性無不善發而爲四端皆善也若惻隱之過或流於姑息溺愛羞惡之過或至於傷恩賊義辭讓之過或至於苦節拂經是非之過或至於嫉邪憤世則氣習偏駁使然非天性之本體與中節之妙用也程子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云善惡皆是天理此泥於陽善陰惡之見謂有陽不能無陰有善不能無惡乎獨謂陰陽不可分善惡陰陽之中各有

善惡善者其本體而惡者其氣習也况盜賊篡弑

惡有不可言者亦可謂之性乎謂之天理乎或疑

程語未嘗而朱子爲之曲解乎弗敢信

大端本食色詳辯於孟氏性已明於天下矣後儒復

持議不一則釋氏中揚其焰而好異者受其熒惑

也善惡皆是天理卽有善有不善之說弟於四端

驗之其端善則性善矣無善無惡性之體卽無善

無不善之說弟以良知折之知良則性本善矣夫

性天之命也人之心也市井之販夫販婦山澤之

耕傭牧豎偶以利害相詈詬必曰汝捫本心必曰

汝斯自心則性之本自善也市井山澤之人而知之奚必降衷秉彝取信於詩書哉故學之言良知是也以無善無惡言性非也

程子云日月皆無體氣所至則自有光此亦泥於輕清積氣之說謂輕清中不可着形質也予謂凡屬氣者必飛揚隱現無定如風雲雷電之類日秉陽精月含陰精非有凝固體魄安能周天常運不失尺寸哉漢儒守師說宋儒亦重師說凡周程所已道者亦敢輕議然得失固不容掩也

不睹不聞性之涵蓄曰微曰隱性之端倪端倪一動

而天地鬼神之秘洩焉彌綸參贊之機露焉故曰莫見莫顯一不慎而纖毫偏倚得以乘之則真性汩而道離矣故戒懼本無寂無感無斷無獨而於獨尤加謹也夫脩道君子豈必有人欲之萌第一念初起稍涉意必將迎則謂之私即不可以語中和故中庸慎獨視大學慎獨旨更深矣

大學言心不言性誠意正心凡下學可與聞也中庸言性不言心盡性至命非上達不能知也然格致之融徹即明誠誠正之精邃即篤恭至善即中和也治平即位育也淺深生熟異而歸宿同也

大聖至堯舜極矣爲父不能使子之不朱均爲君不能使臣之無共鯀況爲臣子能必得於君父乎故九經陳謨莫救於胥哀俎豆啓端無禆於衛靈然則大人格心祇慮語耳覆天冠地履之義不容逃也水火蒼黎之衆不忍棄也仁義易世之術不敢私也況哲后偶一遘逢中主翕能納約啓心沃心烏敢一日忘哉然必積誠而默感之迎機而善導之毋徒以私諫來讒怒以抗直博名高可也

大臣幸遭主乘要亦曠世之奇遘也彼固寵榮私者勿論即有志格君匡時使澤流當世豈意氣智術

所能爲哉所責於君者難則反求諸已者厚正已正物蓋大鑒之在躬可也君或惡聞其過則臣以訴諫爲忠令顏從諷如孝子之奉親可也夫事聖主易事中主難事驕主幼主尤難處廷告戒毋若丹朱傲虐聖主以法言也卷阿矢音先福祿而後用賢事幼主以巽言也若夫機智勇辯如縱橫之術君子所不取仰正色危論不可則止果哉末之難矣

無善無惡本躰釋氏語解之者曰非無善惡也謂此性圓明妙覺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夫旣曰圓明

妙覺則可謂善矣即直從書之帝降詩之物則曰性善可矣何必委曲其解以附會於釋氏也

論道術莫粹於唐虞論治術莫備於三代皆從心性求中和本一中運經濟未嘗以私智權術雜其間也爲臣欲致君三五敢不以心性之學牖其君乎欲登世於大猷敢不以心性之學覺其民乎欲以心性牖其君覺其民敢不以此學自治其身乎故性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學不可一日不講於天下

國家設黌序羣學髦敬業其中制書固曰欲其陶養

德性以成賢人非徒使其習帖括取青紫已也督學使者不求造士第以雕黃文藝爲能是謂怠官常士不求養性第以藻繪相先是謂迷本業朝廷既布之功令不以此課殿最責實效是謂慢王章遂使與教育才之官與童蒙訓詁之師無異而斯世不復多賢之用可爲太息也已

所貴夫松柏者謂其翠蓊千仞上干青雲巨幹十圍可棟明堂也所珍夫桃李者謂其華繁蕊可悅其實甘美可啖也斬刈之枝榦不存刑落之華實無可見徒書其根於黃壤中而培灌之曰松柏在是

桃李在是久之根株并滅而曰還諸太虛世必謂之太迷夫釋氏之言性也何以異此未有無枝榦而稱松栢無華實而稱桃李者也

本降衷言之則曰性善兼氣質言之則曰相近聖益聖愚益愚習使然也上智不待文而與無問習矣下愚雖見聖不信無論性矣

性在天爲命在人爲心書曰道心惟微道心卽性性卽天也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獨言天道未及乎人道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太極生陰陽本非二物何待於合合性與知覺有心之

名性不固知覺不離知覺何言乎合愈剖析則愈
支裂言之多道之病也亦苦探力索之過也
自古帝王建都立國亦取其岳峙川迴風氣融會足
以利人民安社稷為萬國朝宗而已非必據險扼
要為不可拔計也王畿幅幀不過千里藉令千里
之外皆為敵國險固能幾何哉　國朝都燕北負
山後諸山層巒疊嶂海內無兩右太行左渤海自
登旅海門潮入巨浸方二千里洞庭彭蠡不能比
深廣也西背及泰為右臂遼陽朝鮮為左臂南控
衛濟諸水泰岱諸山為前蔽長江與江南諸山又

爲外蔽黃河西來其中而南徙說者謂決塞不常恐其復將北行夫使黃河果復行故道則萬里風氣併歸於碣石淮泗安枕而漕輓更無虞豈非億萬世之利與天無極哉故古今都會當以燕京爲第一其次關中其次平陽關中以渭北咸陽爲勝殺函四塞夙稱天府顧主遠似弱賓近似逼久則有强臣外戚之患平陽太行東抱黃河西遶朱子謂其山水極佳然亦主遠恐不能久振此二都所以失於燕京也據西北戎馬之强南嚮而制六合二都與燕京同其隣虜時患入寇亦同欲久安長

治在文武並用矣洛於四方爲中亦稱險塞顧負河而山王氣已非麗因金陵負江面山勢與洛同文物有餘威强不足所謂兄弟之國乎汴地汙下又次於洛矣臨安姑蘇武昌閩越皆偏安草竊無足言蜀更幽僻且負艮面坤於緇明矣若諸葛武侯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有大志大力而後可與共學有真志真力而後可與入道今有士於此身列儒紳心耽空寂其淸脩類夷其慈愛類墨其心曲可無愧俯仰斯亦吾同志之所畏也吾辯其學不敢詆其人苟可悍務忠告

而善道焉可也又有士於此貌恭而詞德行愿而氣和有幽探性命之談有招徠聲氣之行名高當世而或歉衷於牖室或變塞於榮途吾與其言不敢信其品懼夫羊爲質虎爲革也若夫披緇空門蟬脫塵外齋心苦行嚼然於世無染彼自爲出世一法聽其言亦狥欲态情之藥石也吾於彼何尤惟夫假儒釋之似态矯撟之議天命可褻聖訓可侮如李和尚華此天之僇民兩觀所必誅也蚩蚩後進方且樂詡其書慕其行瞽病狂喪心之人已墜於淵谷而駭觀者猶搴裳以隨其後悲夫此無

他好怪故也怪生䀹眩生信將使士大夫變爲清
談愚民日趨於白蓮無爲而後止甚矣好怪之亂
天下也
東漢王業爲荊州刺史每出行部沐浴齋素以祈於
天地當啓佐愚心無使有枉百姓此與趙閱道焚
香告天同一心也爲監司守令誠以此存心旦夕
焚香默禱所謂心誠求之於保赤其庶幾乎安民
則惠卽知性盡心實學勝於坐談名理者遠矣
近世儒者以透悟爲宗大要從禪語入謂其作用異
而本原同也予獨謂其本原似同而實異悟其異

而同者謂之小悟悟其似同而實異者謂之大悟
或曰悟體一也安有同異夫性本一而見性者各
指其所之聖人指秉彝爲性性也常人指嗜慾爲
性氣之粗可謂性乎二氏指神識爲性氣之靈可
謂性乎凡言性而與二氏濟者皆知性之未眞也
蘇軾論荀卿敢爲高論異說而不顧恤人之所驚小
人之所喜可謂深中荀病矣夫論不高不足以詖
聞說不異不足以聳衆此索隱行怪所爲爭鳴於
世也持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卽義讓千
乘行高洗耳君子弗齒况徒恣横議以炫愚俗乎

哉後世學者不務遵聖人塗轍而務標新幟以爲異是皆荀卿之徒矣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宋儒辯其不識誠矣夫荀子非獨不識誠也誠即性唯至誠能盡性謂人性惡是必以戕賊爲養也謂堯舜僞是必以桀紂爲誠也闇性命之原亂下學術邪詖就甚焉韓愈氏謂荀與楊也大醇而小疵此愈所以未聞道也

爲佛氏說者曰佛性不滅能生天生地生人物安可謂無功用夫儒者中和位育上調三光協四時下擾兆民阜蕃物皆實效也彼所謂生天地生人物

者易從而見之人有好爲大言者汎舟黃河中流而遺一唾乃大呼曰吾此唾能作萬里洪濤能撼千尋巨浪同舟皆爲掩鼻唾歸於水猶性還於太虛也佛性雖靈於太虛裨益幾何語誇而無當君子弗屑辯矣

道以聖爲極學以經爲宗不師聖而師賢不宗經而宗傳疏是以各持宗旨談議川紛不能相一而好異者遂掇拾貝葉緣飾之以爲新不已過乎或曰孟軻死不得其傳夫六經固自傳也或曰顏子沒聖學亡夫六經未嘗亡也或曰聖學晦佛氏乘間

而起夫六經未嘗晦也易更四聖書備六王禮兼三代詩列四始春秋明三綱九法聖人之精蘊盡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世有宗經君子於誦習見聖真焉於見聖求心會焉默而成之身即經我即聖矣夫洗心藏密精一執中徹神髓而出之者上聖事也制事制心效勝義勝依跡象而入之者中聖事也銳悟銳脩銳頓銳漸無言可也

夫格物者格於身心意知格於家國天下也自誠正至治平各有傳釋則格物詳且備矣披格致不別為傳可也雖勿補可也

夫居敬持志窮理讀書朱子蓋並言之未嘗狥外而遺內也必以讀書爲訓詁爲詞章爲狥外遺內此自不善讀書耳於書何咎聖人常敎人讀書法矣其於詩也曰可以興觀羣怨可以事父事君曰授之政則達使四方則能專對豈徒爲訓詁詞章哉舉一詩而六經之教可知也聖人所謂格物者如此溫故知新者如此皆以實心求實益實明諸心實措諸事也

夫多識以畜德非徒得之於心也得於心日可見之行矣多聞以建事非徒襲其轍迹也擇善而從吾

心有權度矣一真內湛萬理渾涵者性也萬感紛綸萬應各當者性之用也合內外之道也上聖一真妙運仰觀俯察成象成爻得於獨見獨聞者深也中智之士識慮所照與聞見所徵恒相參矣多識之所資多聞之所建適與一真相契發如火之就燥水之投濕非待約結而同膠漆而合也性無內外無寂感無精粗遠近凡耳可得而聞口可得而言心可得而思身可得而行性無不在其中性粹然而至善確然而至當者也內洗心藏密外精義入神是謂窮理盡性

大學輯於漢儒簡策先後不能無誤今學宮所習乃二程所定而朱子因之者也近世論者必以古本爲據然聖經之後徑接以誠意章淇澳二詩在誠意後康誥明德至止信又在二詩後反復玩之殊雜亂不可解且彼謂古本原無分章然自誠意至治平俱以所謂起語分章固甚明矣又石經大學刻於漢魏其編次復與古本異豈諸公未之見乎果見之又安適從也彼謂今世學者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夫康誥以下固非孔氏所作若漢魏之人誤次之程朱依經文而改定之又何必輕叛經

文而亟背漢魏也孟子論詩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苟理明而言順寧從其所可信者不信其所可疑者

聖人旣不以神明縻知自任又不以多學而識自居所謂一貫者說安在乎宋儒謂告參以行言告賜以知言恐非然也一則不二矣二則不一矣謂知行有兩一可乎存虛明以照萬類禮樂名物於此受象受數焉經綸酬酢於此受繩受裁焉其學與識所以爲行也其告賜卽其告參者也

謂舉業妨聖學者非知學也謂舉業不妨聖學亦未

與知學也今世目舉業曰訓詁詞章耳聖人不曰溫故知新乎不曰修詞立誠乎訓詁即溫故也詞章即修詞也因訓詁而知新因詞章而立誠舉業正所以爲聖學何論妨不妨哉且夫前代舉士以詞賦直謾絺無益今士之居業與所以見舉必以經書制義是聖人心精之所寄也童而習焉一開卷見聖矣誦而思焉一動念見聖矣思之通發爲制義一握管見聖矣而謂聖遠乎謂聖不可學乎何其習而弗察也

秦獨深山中有羚羊焉其食芻草其寢以角掛林樹

性慈和而不喜鬬虞者欲取之則佯以二人叫呼相鬬于虓王以左所抵不右所抵右若中為解紛狀其人遂執而擒之以充庖俎鬻其角於市為藥何君子曰獸非獨虎仁也羚羊其亞矣虞人以機心殺之豈其性惡不如物哉利在獲禽遂忘其以德為仇也然過在人情何權於羚羊之靈亦闇而未光矣好仁而不學者似之

或謂朱子晚年定論誠然乎曰此新建以格物窮理詆朱子當時學士盡非之遂因枝葉刋落奇功一原二語文飾之為朱子解亦自解也性命斯藏道

兼體用枝葉本根可判爲二物哉聖賢立言或分
或合默而成之總歸一致夫子嘗言博文明善又
言戒懼愼獨矣於易繫言洗心齋戒又言窮理盡
性矣亦將訓洗心戒懼爲騐乎宋論可乎挾高世
之材蔚創新論以攻詆儒先庶不必當於情實所
謂欺天罔人以學術殺天下者果可誣朱耶良知
烱烱當不容昧矣

虞廷以九德官人爲世銓衡之祖也要歸在德性中
和而已欲知德性徵諸行事而已曰寬曰柔曰愿
曰擾皆柔德也而栗而立而恭而毅則柔而得中

矣曰亂曰直曰簡曰剛曰溫皆剛德也而敬而溫而寬而直而莊而嚴而得中矣曰宣曰嚴浚明亮采無非中和處乎其才力智術足游哉上以此官人則以此養士士亦以此自養命典樂教胄子其養士之法也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蓋陶鎔於歌咏舞蹈者深乎後世典樂失官士欲造道成德但講學無緣矣夫講習不如歌咏之漬入也彊作不如陶鎔之默化也

郤子於易可謂鈎深致遠矣然曰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似猶有說焉致虛守靜深根寧極將

張故翁欲取故與老子自有體用存心養性擴其
四端仕止久速求其當可孟子自有體用孟子學
孔子者也所謂踐履皆易皆踐迹於孔子也夫天
地合德與易爲體川者其惟孔子乎洗心藏密齋
戒神明其體也精義入神無可不可其用也孟子
學焉而未至老子則源別而流遠矣

宋漢有兄弟皆知名郡國而弟尤著舉郡孝廉其
弟恐先已而遺兄也忽病痞非語有密友惻而疑
之伺其晝齋夜坐登屋而下爲盜狀竟無一語其
友前抱而哭曰奈何良士真以瘖廢邪括數歲兄

宦歸陳俎豆祀其先人忽出聲語執事者一一羅設如式乃知嚮者直以病諱也遂羅拜於朝名益藉甚君子曰美哉周心之反也矯而正曲而當矣近世有兄弟並登要路惡其軋己多方擠之使去此與虎狼何異

世稱黃帝之言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抑其言果出於黃帝亦謂人主清心寡慾則天下治耳當時立井牧制律曆造干戈窮析經脈以濟萬民夭死阪泉之役七十二戰而後定豈真能無為而治哉後世老聃氏出習

見堯舜三王勞心天下乃矯其說於虛靜無爲而託其言於黃帝後世遂以黃老並稱何僭謬已甚而復絕不倫也易繫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黃帝堯舜其道同也言虛靜無爲託於黃帝言並耕託於神農其術同也並耕不能强世主自室礙難行若虛靜無爲之說居高蓄厚者樂焉清遠超曠之士尤易趨焉值漢初與海內利於休息人主與太后皆好其說幸保承平而六經既燼宿儒方幽處於草門莫能救正故黃老之稱遂成於天下司馬遷工文辭闇於大道隨俗襲舛而不

覺至序黄老先於六經失益甚矣班固雖辯其失
而黄老之不當並稱竟帖焉千載以至於今未改
也訓之何哉夫黄帝而下合堯舜三王不足數獨
與老聃為徒老聃而上舍堯舜三王不足法而獨
與黄帝為契雖三尺童子皆知其不可然而舉世
莫能明者以人心好異好放而莊列之徒復簧鼓
其詞為之羽翼也山前則稱黄老山後則稱老莊
迨音以老莊亡而後知蕩檢踰押之非人理而後
知去仁義禮樂之不可以維世彼厭老而耐黄者
其煽誣之甚也

道立於天地聖人之先天地能顯道不能盡道聖人能體道不能盡道然道非天地無可見矣非聖人無可屬矣聖者道之宗也儒者聖之徒也六藝者聖之精蘊儒之矩矱也分道與儒爲二家又以道屬黃老以六藝屬儒不知儒亦不知道彼所知者文詞訓詁之儒而不知堯舜周孔之爲儒也蓋聖學荒儒術晦列儒於九流賤矣齒儒於三教小矣柰何儒者不以堯舜周孔自尊而甘與異流異教爲比數也

道之不明也我知之道以文載而文脈與道脈離也

道之不行也我知之道以治顯而治術與道術乖也班馬李杜言文者宗焉汪洋侈靡詞日盛而道離矣蕭曹房杜言治者尚焉法制刑禁政日繁而道乖矣安得文士皆仁義之言也言而必踐諸身也俗吏皆化而求諸德禮也德禮有諸身而後求諸民也

養生送死事莫大焉知醫知葬豈非人子急務哉術家拘而多畏未必盡合於理儒者一切堅拒弗信亦窮理之未至也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得中得正而上下有應斯於卦爻為吉成象成形莫非易理

謂一抔之土獨不擇吉凶可乎顧求之則有道得之則有分矣天地人一氣也吉凶感應一機也烏有人不吉而能迎地之吉烏有地吉而輕畀人之不吉即以堪輿術明之山必與向配穴必與水配得配者吉非其配則凶然則人之與地寧獨不審厥配而可以智索能取乎且天於萬物無所不宰猶家有嚴君焉仁義忠孝廉節敬讓天所佑也恣雎暴戾橫逆不道天所厭也有人於此恣橫無忌恍傷厥考心乃乘間伺隙竊攫其厚貲厥產以自封殖嚴君得無譴怒乎故自郭景純而下精其術

者未必昌後而郭且不保其身其偶能爲人致福者必其人陰有厚德天固福之非地術能專其力也嘗見富貴之家其祖父起微細或無心而得佳兆以致殷盛其後富貴或殫力營求而不得間强得之或天奪其聰用不中法即中法或爲雷轟或禍應將至而盜賊掘發陵谷變徙神明寺奪令人不可測度然後知脩德行義之爲本而卜擇末也惠吉逆凶禍善福淫聖有明訓也後世文人辯論不一爲善者怠矣夫天之降鑒下民固非一端有不於身而於子孫者有不畀厚實而畀顯名者樂書

餘慶猶能庇廕廕之作孽乃覆厥宗後先遲速豈不較若影響哉伯夷餓而季孫富陋巷夭而東陵壽世或以爲口實然溢名美號天榮以衮冕矣亂賊奸回戮甚於斲棺矣吉之與凶福之與禍奚於在窮通貴賤間也

世有前人不淑而子孫能勗脩令德顯融奕世者若漢張安世是也亦有少年稔惡一旦發憤砥節身致將相者若晉周處是也世皆謂之克蓋前愆夫所謂蓋者必如杯而覆以盂如寸尺而覆以尋丈乃足稱蓋若惡重而德薄德與惡僅相當尚不足

以賊天罰刑日回天而轉禍爲福乎故君子積德累行夙夜匪懈山不厭高水不厭深也勝國時郡中有族有武俠而稍行義者没而禱祠於神神降語曰積福如山積禍如海摧倒福山難填禍海其子孫遂微削至今不振先世丘墓非見侵則自斃可爲龜鑑也已

以智力取天下守以仁義儒者逆順之說何其謬也湯武征誅順天應人純乎仁義之用無論矣漢高帝唐太宗因秦隋昏虐海內憤怨遂與羣雄並起亦堂堂弔伐爲名安逆哉其能誅秦斃項禽密滅

建則假仁義以行智力不皆殺人與屠城戮衆者功相萬也然非託宿於仁義徒智力是競劉固非項敵淵亦何從遽勝寗乎夫仁義一也誠心則王假之則霸霸亦順非逆也若獨恃智力以逆取天下則五代之朝君暮虜者耳安在其得天下也

世有德人之辭有文士之辭辭不可不辨也漢儒殫力蠢攻沉思楷剏莫過於楊雄氏其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信在其中言理學若多稱取焉然與於理而疎於識大節喪卽語探性命猶之繡鞶帨耳近世有惜雄材美而曲爲

解者曰劇秦美新別有一子雲然法言固曰自周公以來未有若漢公之懿也豈法言亦非雄作哉彼見大居攝而中外頌功德也受禪而銳意周官井田也以爲三代聖王復作一切叛逆之迹皆睽可塗天下耳目也豈非人心思漢白水龍興莽且爭光虞夏雄竟爲漢儒巨孽矣其如天道不可欺何如萬世春秋筆何

伏羲氏仰觀俯察因河圖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以定吉凶可謂作矣文之彖周之爻孔子之象贊皆因羲畫而闡繹焉未嘗別立卦象自爲一家說也

雄何人斯而作玄擬易哉天地山澤雷風水火皆造化自然法象重之爲內外上下感應倡和又皆造化自然氣機卦因圖作其通神明類萬物皆出乎圖不必泥乎圖也洛書未嘗不可畫卦卦備於易矣天地鬼神之秘洩矣故大禹因書作疇明天與人志氣相通皇法天中正立極於以敘彝倫而錫福斯世不必如易之緣數立象其爲神道設教一也玄何爲哉方州部家強立名字旣牽合於洛書以起數復錯參於律曆以玆博剛柔中正義不遂於易也吉凶悔吝占不斷於易也將以此齋戒

洗心乎與民同患乎吾不知其可也噫玄已贅矣
復有作虛擬玄者又有作洪範皇極非玄而與玄
類者甚矣後儒之好作而不知述也聖人曰述而
不作竊比焉足矣
亘古此兩儀亘古此大業易不可擬無容擬矣王通
氏詩非之續可乎黍移之悲晉文之命豈必盡同
訓誥其言近於王道則取之王風既降鄭衛齊秦
之音與二南並列美刺兼具皆足為世勸懲也昔
劉應謝雖不逮雅頌猶愈於鄭衛乎兩漢詔疏近
古不有軫民疾苦者乎不有諫達治體忠臣哀悃

者乎博蒐而約取焉足徵世運之變亦見民彝不盡泯也故擬易與僭王也續詩書非僭也春秋續矣詩書亦可續也

予自保鎮遷任歸省舟中靜思生平宦迹所至過言過動可屈指數也里居十年檢察稍密覺闕失愈多因反思疇昔言動之過殆不可數計今無他論即一日之內言語飲食間不中節者不知凡幾矣能寡言語飲食之過而後能寡日用酬酢之過而後能寡事君治民之過蓋事有精粗心無鉅細細者未謹鉅者可知也

惟敬可以養恬惟靜可以凝福故恭恪簡重者生之徒也躁率佻達者死之徒也嘗見聰明材智之士多以輕浮滋衆口即忠懇慷慨之臣亦或以疎濶潦睨舉皆由血氣用事而涵養薄也不知愧悔而同心羣學復怨天尤人以逞其抑鬱無聊之氣亦足哀矣

創業之君識明而慮遠日與其智士謀臣立綱陳紀爲萬世規故天下治也迨至中葉君溺於宴安臣習於玩愒於是乎紐解維絶叛變四出莫之能救故盈成之世惟兹飭紀綱爲最急如人中年以後

不觀體貌肥瘠而觀神氣盛衰爲脩短也近歲江
陵當國幸逢
冲主委心勵精脩政一時百度改觀中外震疊幾於
吏稱民安可謂有相才矣惜其謀國者是謀身者
非始乎精勤而卒乎驕縱豈非器狹易滿寵極必
傾哉諡奪嗣削不亦宜乎獨懼夫後之人鑒其驕
縱併遜其精勤也
夫德澤與法度論治者並言之矣法度非他所以載
德澤而施之民也田賦以安民生非朘民也刑獄
以戢民亂非殘民也禮制以防民淫非桎梏民也

脩法飭度而德澤不加焉是謂徒法且法一也所以行法者異用一緩二則仁用二用三則暴五訊三宥則仁果勝果殺則暴仁之與暴在一念舒慘間耳豈必其法異哉本仁心行仁政司民命者宜深味焉毋視法度與德澤爲二物也

爲天下長慮却顧者謂之體國爲一身瞻前顧後者謂之營私公私之間義利忠邪判焉故大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皆爲世道蒼生計若身名得喪當置諸度外矣不可則止其去也亦爲世道非爲身名聖人於得之不得曰有義命義所以維世即所

以安身也命所以順天正所以成義也

智樂水仁樂山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也聖人全體太極流止即心精耳目皆神化矣在川上不覺歎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逝者水之流乎境與水會而意趣於水也謂不舍者道之運乎機與道過而心忘乎道也二曜之代爾四序之遞遷元會運世之推移皆晝夜之一瞬也聖心之無息聖學之不厭聖教之不倦皆不舍之一原也意源泉之混混與淵淵之淵適相感耶意波光之森森與浩浩之天正相契耶蓋聖人觀物與常

人之觀物異聖人適情與仁智之適情異凡觸之成色皆身度也觸之成聲皆心律也吾於是想見聖人江河之沛奚必善言善行矣

郡邑之多盜也起於饑寒之困迫教化之陵夷也成於稽戢之無術而追捕之乖方也民之生齒蕃矣物力耗矣無恆產能使無放僻乎德禮之治遠矣鄉約以宣六諭能實奉行乎比閭族黨之制廢矣保甲以詰姦慝能實脩舉乎萑夜有戒民罔寢不帖席長令或以為諱衙官捕役且陰與為市譁則人不敢愬愬而逢怒是藉寇也市則無意於捕急

督之橫噬以應是重爲市也長此不已往往嘉隆間
惠潮之禍將徧於中國矣予昔撫三輔曾上言地
方失盜寧寬起數之罰而嚴隱匿不報之罪則盜
可少息部覆既有　俞旨惜乎委若弁髦